

話 絲

第五卷，第二九期

多情女

楊 騷

人物：

女子

青年甲

青年乙

青年丙

娘姨

地點：上海

時候：一九二八年冬夜八時許。

女子的住房。

(97)

多 情 女

後壁偏左通浴室的門，偏右窗，窗下床，床欄散亂地掛着男子的洋服等，臥被不整。

左壁壁爐。爐火熊熊。壁爐的左右坐椅。

右壁後邊爲通梯頭至樓下的門戶，前邊化妝台。

室中有相當的佈置，掛畫，衣架，壁鐘，沙發，圓桌子等。

幕開時女子剛在浴後化妝的時候。叩門聲，女子踟躕一下子，既而去開門，青年甲進來

青年甲 (亢奮地)小芬，爲什麼不許我上樓？

女子 (神奇的表情)爲什麼？

青年甲 爲什麼，你的娘姨不肯讓我上來哩，說你病了。

女子 (笑着)她不曉得……你坐罷。(自理頭髮)

青年甲 (以下略稱甲)不曉得？她不認識我麼？豈有此理！並且要說你病來謊我……

女子 (一面理髮)哦，不要怪她罷；我的不是。我忘記吩咐她你來不必阻擋……

甲 (沉默一刻)阻擋？有什麼阻擋的必要？豈有此理……

女子 (以下簡稱女)好罷，你去烤烤火。外邊冷麼？(不把甲掛在心上似地自忙着修飾化

裝)

甲 (到壁爐邊去，坐下，沉默着眺望女子片刻)在這時候化裝得那麼工夫做什麼？

女 我剛剛洗滌過，並且還想去看電影哩，外邊可冷麼？

甲 看電影？你一個人去麼？

女 (停一刻)同朋友一道去的。外邊冷麼？

甲 冷透了，差不多要下雪了似地……你朋友在什麼地方。他還不來麼？

女 (打雪花膏，不答)

甲 (疑神見鬼地站起，巡視室中，發見了床欄上的洋服，趨近摸摸看看。)男子的洋裝……(亢奮地)喂，小芬，這是什麼？

女 (回頭看，泰然地)哦，你這個人，還不曉得麼？那就是要和我看電影去的朋友的衣服哩。(又自回頭點胭脂對鏡去)

甲 (莫妙其明的神情)噫？你朋友的衣服？怎麼脫在這裏？他人在什麼地方呢？

女 (把胭脂在唇上點點，化裝告畢，返身裝模做樣地給甲看)如何？好看麼？

甲 很好很好！但告訴我你的朋友在什麼地方罷。爲什麼他的衣服會放在你的床上？

(99)
女 (不介意地微笑着)你今夜的腦殼怎麼了哩，怎麼這樣蠢得像個白痴？(指浴房的門)

他在裏頭洗濯呀。

甲 (突受一個大打擊似地)在裏頭洗濯！這會什麼意思？(妬忌的眼色凝視女子)唔，唔，原來……原來！

女 不要這樣神經質，那有什麼意思呢？他老先生來我這兒坐，總是說冷說冷，我便勸他洗個熱水濯。就是這樣，有什麼奇異值得猜疑。(在圓桌邊倒茶，自若地)你喝杯茶罷。

甲 (神情興奮地)然而總不該，為什麼你好叫一個男子在你房中洗濯。一個單身女子……(笑)時代落伍，盤古的頭腦！你怎麼這樣腐朽？這有什麼希奇呢？

甲 (坐圓桌邊)太過份了罷。(飲茶)

女 (有點不高興)太過份？我愛他哩。

甲 (愕然把茶杯放下)你愛他？但我呢？你已經不愛我了麼？

女 哦，哦，不要這麼興奮。你我也愛，還愛着的。

甲 但你怎麼能夠這樣胡鬧？你想玩弄愛情麼？

浴室裏的聲音 小芬！九點鐘了沒有？

女 (看壁鐘)快九點鐘了哩。你趕緊一點，不然就來不及了。我是不願意看無頭戲的。

浴室裏的聲音 來了，來了。

甲 (愕然傍聽着，到此醒悟地)什麼，那不是老陳麼？

女 是，竹安哩。我是怎樣的愛他你該曉得罷。

甲 唔，唔，還是他麼，竹安？(莊嚴地)我曉得你是怎樣愛他的。但小芬，我對你要求幾百遍，你既愛我以後，不能夠把他拋棄麼？

女 不要再說這個罷。我對你說幾百遍，那是不可能的……(再跑到化妝台前去照一照鏡，然後跑到浴室去敲門。在這個中間，甲無聊地在桌上取拿着一張信紙看)竹安，你不能夠快一點麼？(浴室裏答應的聲音)

甲 (看信紙上的文字，越看越緊張起來)喂，小芬，這又是什麼意思？

女 (從浴室門口跑回來)那是剛才一個朋友喚人拿來的哩。

甲 (念信)……『啊！可愛的小朋友，我不曉得我竟會這樣地對你不住，我們這一年來的友情竟要這樣地付諸流水麼？我思前顧後……啊，我神經紛亂極了，腦殼痛得利害。我現在有許多話非剖白給你聽不可。小芬喲，如你以為我這個人還可交，就請

你即刻到○○旅館二樓三○號房來一敘罷。候覆。』……這是什麼意思？

女 (不高興地)你老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不是一切都寫在信上的麼。還有什麼祕密？

甲 不是這樣說。不過他爲什麼可以喚你到旅館中去的呢？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女 (憤慨地)世間再沒有像那樣的壞男子，我真氣死了！今天一天在我這兒約莫坐了四點鐘，囉哩囉嗦，到晚飯後才被我趕回去，不曉得如何就在旅館住，叫茶房拿這麼一封信來了！

甲 你到底和他有什麼關係？

女 什麼關係都沒有，就是相識罷了，真是個壞男子……但也有可愛的地方。

甲 (不高興地)小芬，你不成功。你太浪漫了，你總覺得男子個個都可愛，而不曉得……

女 不要說罷，你們男子不是一樣？女子在你們的眼睛裏，不也是個個都覺得可愛麼。

結局半斤八兩哩。

甲 (莊重地)那別人不曉得怎樣，我老鄭就不是這種人。(熱情地，懇請地)小芬，你聽我的話罷。你總不曉得我的心有如何的難過，我懇願你，懇願你……

女 (把甲抱來，給與一吻)好罷，還有什麼呢？

甲 (打一個寒噤似地) 唉呀，不是這樣。我懇願你，懇願你……

女 你真是個可笑的人，我在這樣的愛你，那不就好了麼？

甲 啊，啊！(跑來跑去) 小芬，你不想及我們這半年來純潔的愛情麼？

女 所以，我不是這樣在愛你麼？你還要求什麼？……(看看壁鐘) 好個鈍馬！(跑到浴室門口)

竹安！你在浴盆裏睡覺麼？

浴室裏的聲音 快好了，快好了，我在洗頭髮。

甲 (決心地) 小芬，我今晚很真摯地和你說話，請你不要玩笑罷。你到底怎樣？愛我

麼？愛別人？是，別人我不管，我說的是竹安。我曉得你在愛竹安。我已不能夠再

忍下去了。請你明白說一句。你到底要他呢還是要我？如果你決心要他，我就讓你

去，我決不想束縛你的自由……我無時無刻不在想，這樣想哦；如果你愛竹安，竹

安也真心在愛你，那我就把自己的心割掉了。可是你對我既戀戀不捨，而竹安對你

的愛又像輕風在樹梢頭搖，這叫我這麼辦呢……！算了罷，我不願多說，總之我是很

愛你的，純情的愛你，所以對你這樣百般求全。現在問題只在你一個人，如果你還

愛我的話……

女 不待說我是還愛你的。

甲 但對竹安呢？

女 也愛。

甲 也愛？那怎麼辦呢？

女 我不曉得……

甲 好，那麼我替你想法子罷。你先問自己的心愛誰些？

女 一樣的……

甲 (燥急)豈有此理！天下決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粒砂，同樣地也沒有完全一樣的兩個愛

……但好罷，總算你對兩人的愛是一樣的，但你可以分別誰愛你充分些，確實些，

由此你可以判斷取捨。如何？

女 我分不出。

甲 (氣殺的樣子)啊！如果你這麼蠢，那你就沒有講愛情的資格了！

女 但愛是需要聰明的麼？

甲 (想一想)唔，愛本身就是蠢也未可定，但愛要求專一，你無可如何地須要選擇……

女 愛是這麼狹小的麼？

甲 這不是狹小，決不是狹小，是純潔。但你聽好，我說的純潔並不是要求終身只愛一個人的意思。你可以今天愛一個人，明天又愛一個人，但只一個人哦。你不能同時眼睛望着白雲，瞳子裏却映着紅花……這是絕對底，絕對底不可能的事實！

女 但如果同時望着白雲和紅花呢？

甲 那你就什麼都看不見了……啊！算了罷，我們不是在談愛的哲學。總之，你要東呢要西？你不能够站在兩方面之間打旋轉的。這樣無謂的苦惱我可不來。

女 但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苦惱。我只曉得愛。愛是一切。

甲 那麼，啊，你終於不覺悟麼？那我便自己來解決！（急燥地跑來跑去）我便自己來解決，我的話就是這樣完了……

女 那麼，你想怎麼辦呢？

甲 （怨恨地）你想想看罷。你既承受了我的愛，在這愛還未凋謝以前，你怎麼能夠再愛別人？而且要叫他在你房中洗濯。這是怎樣地使我傷心……

女 （安慰甲）哦，你真是太神經質了。他在我房中洗濯有什麼關係。我和他並沒有什

(106)

麼………

甲 但你總不該愛他。

女 這我沒有辦法。

甲 那麼，你就該不愛我。

女 這我也沒有辦法。我愛你們兩個人，我只曉得愛。

甲 那麼，第三個第四個以至第七個的愛人也有包容的可能了。

女 我不曉得……

甲 (感慨無量地)啊！偉大的女神呀！

女 (嫣然)所以你不要太狹小了好哩。

甲 (墳墳)不，我願狹小，我願狹小得只能容一個女子真心的愛的一滴口水！你是個可

怕的女子。可怕的女子！！可怕的女子!!! (睜視女子，惡狠狠地)

女 (稍形畏縮)你想把我殺死麼？

甲 (苦笑)殺死你？哈哈……你怕罷？(更惡狠狠地)

女 (畏退)但你沒有把我殺死的權利哦！

(107)

甲 (迫進一步)我沒有殺死你的權利!你會對我說了一些什麼話?你忘記了麼?你說:
如果我變心,你就把我殺死好了……

女 那都是假的……不,不,那都是真的,我還這樣的在愛你,不是麼?

甲 但你已愛別人了!變心了!(要把女子吞下去了的氣勢。)

女 (退縮)哦,哦,你跑開,我怕你,怕你……(躲到浴室門口去)

甲 不要那麼怕我罷,小芬,你曾在這個(拍胸)懷中做過夢呢!(頹然坐下爐邊的椅上,垂頭暗泣。)

女 (慢慢地跑近甲的身邊)哭了麼?(抱甲的頭)可愛的可愛的……影民,我愛你哦!

(感動地蹲在甲面前)

甲 (低低地)謝謝你,剛才把你嚇到了真對不住……(滴滴眼淚)

女 (也哭)不要哭了罷,影民,我愛你哦……

甲 你也哭哩。啊!這是什麼眼淚……

女 影民,我愛你哦……

甲 (精神整刷地)唔,你愛罷,你也自由愛竹安,愛任何可愛的人去罷。但我已決心

(108)

了，把我的愛殺死。(站起辭走)

女 (跟着站起)那不行，你不要把我拋棄……你回去了麼？

甲 我回去了。我決不是把你拋棄的。

女 你再來看我麼？

甲 這在你是必要的也未可知。但在我是一種苦痛。我或許永遠不再來看你了。但我相信，你是真心愛我的，也愛別人。你是個偉大的新女性！我不成功……再會罷。

(出去)

女 影民，影民！啊，去了！(俯伏圓桌上)

青年乙 (從浴室裏出來)小芬，做什麼呢！剛才誰來了？怎麼老是聽到你在說什麼似地。

女 (起來)沒有什麼。

青年乙 有誰來過了罷？

女 噫：影民呢。

青年乙 影民？他老先生說些什麼：曉得我在這裏麼？(得意的神氣)回去了麼？哦呀，你不是在哭麼？眼睛紅紅地。

女 沒有什麼，你快穿衣服罷。

青年乙 (看看壁鐘) 啊，了不得，九點鐘了。(着急地穿衣服)

女 (慢慢地到化妝台前去重新附粉。靜默片刻) 竹安。

青年乙 噫，什麼？

女 影民真是個可愛的人。

青年乙 (一面穿衣服) 那在你當然是可愛的罷。

女 但他去了哩。

青年乙 (不在意地) 去了？什麼意思？

女 去了就是，沒有什麼。

青年乙 哦，哦，他不愛你了麼？先生到頭……你傷心？

女 噫，有點點……

青年乙 唔，唔，當然是要傷心的……

姑娘 (從右門進來) 王小姐，今天來過的那位先生又來了哩，他說要見你

女 今天來過的？誰呢？今天來過的不是有幾個人麼？

(110)

姑娘 那位在這裏喫飯的……

女 啊，李先生麼，請他上來好了。(姑娘下)

青年乙 (穿好了衣服，一面在結領帶)小芬，我們是要去看電影的哦。

女 (修飾完了)不好麼，就請他也去哩。

青年乙 這倒便宜他了。

青年丙 (從右門進來)

女 怎麼你又來了？你頭痛好了麼？

青年丙 (不好意思的)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望青年乙)

女 (介紹)這位是陳先生。這位是李先生。

青年乙丙 (互相點頭行禮)

女 我們就去罷？再遲恐怕開演了。

青年乙 啊，去罷。李先生同去？

青年丙 你們看戲去的麼？(望望女子)其實我是有點事來……我失陪好了。

女 (拖着青年丙)不要客氣好了，去罷。

青年乙（笑着）何必客氣呢：大家都是老朋友。（三人相率而下）

一九二九，九，一六午後寫了。

載着廢兵的最後電車

金子洋文著
端先譯

上

冬天。雨雲照在地下，空中吹着凜冽的寒風。

從三宅坂貫通赤坂見附的電車街路，完全黑暗。這條道路中間，開往青山的電車，發出猛烈的吼聲。好像狂人一般的在那裏疾走。

電車裏面，乘客很少，而且非常的暗淡。五六個客人，好像嗅了麻醉劑一樣，都是痴痴的在那裏渴睡。祇有一個坐在車子中部的廢兵，還是不會睡着。

他沒有兩腳，但是從膝關節以下的部分，還是不會切掉。他怎樣走來的呢？不，在這種冷天的深夜，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穿着非常醜陋的茶色制服，但是沒有襯領。上了鏽的銅製鈕扣，似乎非常寒冷。肩膀

載着廢兵的最後列車

一五

(112)

上面，掛着一個木製的匣子，他大概也像其他廢兵一樣的在賣些什麼肥皂和牙粉之類吧！在他木製匣子上面，用綠漆寫着：

「請對不幸的廢兵同情！」

他端然地坐着，好像是一絲不亂的樣子，但是那種神氣，反而可以引起旁人的哄笑。不是經過一陣冷笑之後，人們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對他生涯表示同情的。

他的骨格非常偉大，風采不凡，但是身上的肌肉完全消失，好像已經凋死了的枯木。臉上沒有血氣，一條一條地刻着深刻的皺紋，鼻子很高，眼瞳深深地凹進，——他用着這雙凹進的眼睛，霎也不霎地望着窗外的夜陰。

他在想什麼呢？他的眼睛在說什麼呢？好像鴿子一般的和平，好像毒蛇一般的咀咒，好像像在哭，好像在怒！他的眼色，經過了五分十分鐘還是不動。這大概是永遠地不動了吧！在那部暗澹的車子裏面，他好像是一座塑定了的悲哀的巨像！端然的坐着，凝視着外面的黑暗。

最後電車在寒冷的夜陰裏面飛走，走，走，像狂人一般的飛走。

下

赤坂見附到了。

突然，聽見了一陣熱鬧的聲音，亂暴地拉開車門，走進了一個醉漢。

電車動了，因為車子的反動，醉漢躑躅地走到車子中央，將身體拋擲一般的坐在坐位上面。

「不……不要欺人！」用他朦朧的醉眼望着開車的地方，對那個鄉下出身的開車罵了出來。

他見一個四十光景的工人，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工人號衣，臉孔圓而且大，嘴唇好像牛排一樣的結實，唇宗非常的長。

好像，他是在說：「我是用唇宗想物事的一般。」稍稍有點格嘴，說話說得很快。

因為對於開車的挑戰一點沒有反應，他似乎覺得非常的不平。他好像要對任何人挑戰。很響的吐了一口酒氣，用他醉眼在車箱裏面望了一轉。

立刻，他看見了坐在他的對面的那個可憐的廢兵。（而且，祇有廢兵一個不會睡着。）他忽然振作一下，將上半身屈向前方，掙起了尖尖的嘴巴，好象觀看什麼有趣的把戲一般，將

載着廢兵的最後列車

一七

(114)

那廢兵仔細地端詳了一下。

這種狀態，繼續了一分鐘光景。他眼睛裏面的好奇，漸漸的變成了嘲笑。突然，張開了血盆一般的大口，好像剖竹一般的笑了出來。

「哈哈……哈……哈」；那種嘲笑的声音，繼續了許久，於是，他嘴裏「呆子！呆子！」地叫着，發狂一般的繼續笑着。到了後來，他祇好努力地強笑着了。

廢兵一句話都不講。他的姿態，寸分都不曾移動。他的臉上，依然擺着似怒似悲的眼色。工人的罵聲，漸漸的激越起來。到了後來，差不多好像散彈一般急速地罵了出來。

「你這……這樣。還好算軍人嗎？」他拚命地運動着他的嘴唇。「爲什麼不戰死呢？爲什麼不爲什麼不死在戰場上呢？你逃走了？所：所：以從背後吃了彈子吧！喂！喂！廢兵！你爲什麼不響？這雙眼睛算：算什麼呀？什麼？你像女人一樣的哭嗎？哭吧！你儘管哭吧！像你這種忘八除出做做哭戲之外，還有什麼用呢？好，給我哭吧！放出聲音來哭！我付你看戲錢呢！」

他躡躑他站起身來，趁着自己的罵聲，將右手塞進腰包裏去。暫時摸索了一會，立刻抓了一把銅板，既准了廢兵的臉上拋去。

醜陋的十錢五錢白銅，和幾枚銅板，發着聲音落在車台上面，一張十錢的紙幣，飄飄地吹在廢兵帽上，一枚白銅銅幣，狠重的打在廢兵臉上，。但是，廢兵好像化石一樣，一句話都不說，在他嘴唇周圍，好像涇摩一般的動了一下，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

這種吵鬧，使車中的人們醒了轉來。但是他們僅是覺得奇怪地望着這種情景，一個都不來阻止那個酒醉子的行動。

異樣的沈默，繼續了許久。工人好像要撲上去一般的瞪着那個廢兵。廢兵依然擺著似乎悲哀似乎憤怒的眼色，端然的坐在車台上面。

五分鐘過了。

電車停在青山一丁目站上。同時，站着的工人左右的搖了一下，忽然好像打跌一般的坐在廢兵前面。嘴裏胡亂地叫着，兩手撫摩着廢兵的兩腿，忽然的用大聲哭了出來。

「嘩……嘩……嘩。」他繼續地哭着。後來，好像小孩子一般的聳着肩膀，伏在廢兵腿上喘氣。廢兵絲毫不動。他好像是個永遠的悲哀的巨像。

最後電車，重新好像狂人一般的向着前面驀進。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二

有人說阿爾志拔綏夫是徹底看透了死與性，也徹底描寫了死與性；在沙甯一篇中，可以看到。我也有同樣的感想，和這意見。

這須是由於我就是長久被死與性所苦惱的一個吧？不過我沒有阿爾志拔綏夫似的天才，不能概念底的把這兩種東西膽在紙上，向天下人申訴罷了。

可以說，最詩底的，最情底的，也無過於死與性了吧？只要不是已經變作木乃伊，也沒有不被這兩種東西所紛擾吧？我們看詩人所咏的，里巷所唱的，何莫非這兩種東西呢？然而人們是可以罵寫這些東西的爲獸慾，爲頹廢；阿爾志拔綏夫生前就蒙了這個冤。

在這裏我不想給阿爾志拔綏夫以道德上的聲援，只說明他對於死與性所採取的態度。

在我覺得，他描寫這兩種東西太直率太悲觀，也可以說太俄國式了吧？——連加幾個「太」字，並不含褒貶，只說明他的徹底性罷了。徹底是好還是壞，當然另是問題。

我們東方別的國我不知道。只就我往日從我國古文學中所感到的死與性的氣分，雖然也

很濃厚，但和他所描寫的大相徑庭了。

死與性的本身，也許是慘酷的。但我們從中國文學中所感到的印象，與其說是悲觀的，不如說是憬懂的；那就是我們對這兩種東西常感覺一種低徊的，悵惘的，芳香氤氳的情緒。中國文學家並沒有告訴我們死是那樣無望，性是那樣醜慘，他們給這兩種東西穿了一件幻惑的鮮衣，永遠使着人們懷想。

賈誼的鵬鳥賦王羲之的蘭亭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倘舉例那是不勝枚舉的。（上舉的例只限於牽涉到死的問題上）

然而我們看看沙甯中寫死與性是怎樣一種手筆呢？他真使得我們有掩面不忍卒讀的強感。但這種「不忍」，不是眼淚模糊住兩眼，或搖惑電觸着全身，是使我們像看見了一個枯燥而無底的岩石裂口。環繞着這裂口的是疲困燒爍，裂口下是望不見底的黑洞。

我們東方的文學，是爲求感情的超脫，西方的文學，是爲求理性的解放。我們是爲籠罩起死與性的醜惡纔來寫文學；然而阿爾志拔綏夫是唯恐掘發不盡這死與性的醜惡處。

我不願附會說寒帶的文學是這樣，只覺得生命力旺盛的人們，對於文學也和運動競賽一樣，是爲把多餘的生命力找到發洩的出路。不像我們多病的東方人，只裹在棉被裏睡覺，唯

恐怕消耗去只能維持自己生命的氣力。這是生理上的問題吧？如果是的話我不願再多談。

七月二十九日夜一時於東京

東京的最後幾葉

無痕

(三)

「你幾歲了！」一位身着杏黃色花緞旗袍的×君坐在我的窗前椅上板了粉臉問我。我笑了笑也逗着她說：

「你猜猜看！」

「大概是廿幾歲罷？你在這裏作什麼？」

「總算讀書罷！」我一面在整理着桌上的書籍又這樣回答了。

「那末你家裏還有人麼？」她這回一面問着便站起來將兩手插在腰間膀上了。

「有……有人，」

「都是什麼人呢？」

「很多！」我這時無意的又向她臉上一瞥，不知怎的心裏忽然感覺得不自在起來，因為她

當時臉上的顏色，不知是粉太厚了的原故呢，還是被那鮮明衣服的色彩對比了的原故？好像白得太乾燥了些，再稱上那兩隻不大移動的黑眼球，竟像面對着一個泥偶像似地。我心裏剛剛這樣一轉到時，立刻便制不住地不耐煩起來。

「那末你有父母嗎？」

我還沒及回答她這問話，幃子開了，淑的兩條長腿已跳了進來，手裏擎了一封信說；

「好了！你的救命星已來，可是我們更沒本事再留你了。」

我一面接過信來拆開一口氣讀完，方知是父親親自寄來給我的旅費。但在信末仍堅囑我不要回國。我感着一陣內心的糾紛，覺得頭腦就似被刀剖一般地痛了起來，馬上眼睛亦隨着起了感應而模糊了。等到我略略定下來時，那位×君和淑的影蹤都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消失，祇有淡薄的黃昏籠罩着全屋子裏一堆堆地行李都懶洋洋地也好似在等待些什麼。

「那位穿杏黃色衣服的女士。大約是看上了你這屋子了？聽說却是研究文藝的，是新從國內什麼國立大學出來的，據說一共讀過六國文字呢。」

這是第二天早晨淑在洗臉處報告似地向我說的。

(四)

(120)

雨還不住的祇是下，室內的光線雖然整天都是沒變化的陰沉沉地暗。淑和文又爲了別的事不能繼續再來畫畫。我一個人更興不起精神來描寫這陰天的光色。於是祇好翻閱小說。在書堆裏隨手抽了一本一個人的死。翻開來沒看上三頁，不知怎地又忽然想起了父親信中叫我不要回去的話。『家中現尚有兵住着。婦女小孩都早已避往鄉間。有我在世一日，定不致使你流落異國，惟目下戰事未停，我極不願你歸。』唉，八十老人理性還是這樣強，我當真仍留在這裏罷！可是我的良心已不容我再忍心要他來負責我的學費了。

他實在太老了，他也實在太肯負責了。他到今天還沒甘心要別人負責任養活他。我現在還要累他。真是太可恥了，——倒並不是孝不孝的問題。

「我們一家人，誰的心也沒有祖父的細，誰的理性沒有他老的強，就是他那照顧別人的精神，也是誰都趕不上的。」這是仲姪往常時時說的話，這時也在我的腦海裏彷彿銀幕上的說明書似地，一句一句的接連不斷地浮了上來。

最後又想起密斯黃的踏海，密塞斯李的遁跡佛教，碧齡學伴允的信仰基督。她們的消極思想雖不同，身世亦各異；可是她們自幼的所謂不安分的混名却都會經一樣地被人批評過。她們的人生終點都有了歸宿了，但是她們的青年氣概却已早就被我父親說過：「消失得太快

了，「阿，她們又究竟是因了什麼而消失得這樣快呢！戀愛的幻滅，生活的壓迫，還有其他的一切……一切……呀！怎地能夠不使她們消失得要特別快呢！」

(五)

我已決定在三天以後起程了，買船票，清算房飯錢等事，都實行起來。正在這樣忙碌着跑的當兒。

「××！你幾時走阿？到了國內就不會記得我了，我陪着你去買點東西罷！」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來了這麼幾時就要回去，早知如此，你又何必來呢！」

我走到洗臉的地方就碰着了幾個人這樣問，我唯唯諾諾地祇有隨便含糊亂支胡，走到吃飯的地方聽見的還是這幾句話。以後在路上碰見她們或是同路回到宿舍時間的依然是這些話。呀！我的頭都給她們問漲了。我幾乎要看見人就想逃走了。偏生她們好像這幾天特別會碰到我，有時更特別會來找我。

(121)

黃昏已過去。電燈在各人的室內都開始放起光明來。我在浴室出來向樓上走着時，一路望見各人室裏的五彩線結的燈罩，登時亦記起了我應該趕着結完那幾個預備帶回去送人的燈罩。因爲這東西費錢不多，還可以做個紀念，心下一路計算着，都是該送誰。那幾個是最好

(122)

的朋友必得做得精緻一點送她方值得，想得高興時，就恍如這幾位朋友已在面前似地了。這樣的孩子心情，已是死去好久的，於今却又復活了。

樓梯已走盡，我的思想還是迴旋在這些孩子似地心情上。房門口走到了。一手拉開幃子，幾乎使我嚇呆了。原來房裏疊上已烏沉沉地坐滿了許多人。她們一看見我，就七手八脚地來拉我坐下去。我只得伏身亦跪在一堆亂書報上說：

「你們是要給我送行麼？對不起！我這屋子裏實在是太亂了。連一塊可請你們下跪的乾淨地方都沒有了。」

「不要緊，我們是來談天的，不是來下跪的。」瘦長身材，平日不很說玩話的U將身子向後挪了挪，讓出一點地方來給我，一面在那少血色的臉上浮起了點笑容向我這樣說；我拿起了沒完工的燈罩，一面打着結；一面和她們週旋。起初的問題，當然還是離不開那些平日遇到時，使我最難回答的話。後來方慢慢轉到別的雜談上去。她們談廚子的小菜好吃不好吃；亦談那誰家的下女像貌好，誰家的老太太嘴煩。慢慢地慢慢地又談到她們許多許多朋友親戚中的婚姻問題上去。她們的談興愈濃了，我亦格外沉默了。

「某夫人的離婚問題真鬧得久，一直鬧了兩年了，還沒有鬧清楚呢？」

使我一看見她就想用圓規來畫她臉上的五官的N端坐不動的這樣說了，緊接着最喜歡搽胭脂的C坐在她身旁急口就說道：

「難怪她的丈夫不會喜歡她，像她那樣瘦得好像猴子似地怎末能夠討得丈夫的歡喜呢。」
「哇！原來你的肥胖還是要討丈夫的喜歡呀！」L笑得合不攏口來搶上去說了。

「我哪裏會說錯呢！她說她窮了去作妓女也不討飯；我說她連作妓女的資格都沒有，她還生氣。真是太不自量了。」

W輕輕地在我耳邊說：

「C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戀人，却又不知道是……」

我笑着用目示她不要向下說時，下女忽然在樓下喊叫N去接電話，於是她們便都站起來道聲晚安走了。

我送她們去後，一面在舖陳臥具預備睡時，還聽見隔壁的L在自言自語地笑着說：
「原來胖的目的是專爲了討丈夫的喜歡的……」

吃了西瓜以後

吃了西瓜以後

冬芬

自從大家所喜歡看的北地某報副刊跟着該報主人遭受橫禍以來，我就很少在日報的報屁股裏發表些雜感之類的東西，也許覺得無話須說的緣故吧。今日此刻，吃了幾片西瓜，胸中涼爽到「出乎意表之外」，腦海中便像雨後春筍般，浮起了過去的往事的無數斷片，把宅們寫了下來，寄給本刊發表，並無宣傳什麼的用意，不過吃了幾片西瓜，覺得有些非寫不可了，故題之曰：吃了西瓜以後。

★

★

★

★

暑假前，在古城的中山公園內閒坐，一忽兒來了一位肥胖的和似乎雄健的四十左右年紀的男子，搖擺了一回，便揀定一張茶棹坐下，不知緣何與近旁一位穿中山裝的文士談起天來，而所談的是腦病。在談話的進行中，那男子，忽然提高嗓子說道：「那時我正在當着××縣公安局長哩！可真不得了！」說畢，一手攤着燕子尾巴似的八字鬚，掉頭向我，舉起有點朦朧的眼注視着我。我真不明白他是在「檢閱」我聽到了「公安局長」四個字，臉上有否現出驚異呢，還是在向我告訴做他了公安局長而又患着腦病的苦楚？不過，這，我可以擔保的，

在那寬廣的茶棚裏面，在那種異乎尋常的高聲之下，聽到的人，除了那位文士之外，至多不過有我一個人罷了——自然茶飯裏的茶博士不算在內的！但不一忽，他竟橫倒身子——在藤椅裏——安然睡去，彷彿心裏已很快適似的。「難道他又在做公安局長了麼？但不知道他的腦病又在那裏發作不？」我那時這樣想。

★

★

★

★

去年一個夏夜，我和朋友K君在校園裏納涼，隔牆傳來誦書之聲。忽然吹起一陣比較有力的風，送來很熟悉的兩句文句，道是：「嗟乎！皇氣銷沉，聖朝不再……」餘音悽切，大有慨歎世衰道微的意味。我笑了一笑，對K君說：——

「這位先生是國粹派的入室弟子，真難得！」

「爲什麼？」K君冷然地反問說。

於是我解釋給他聽，說是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傳授下來的中國，無「皇氣」不成其爲粹，非「聖朝」那能算作國？！而今呢，「皇氣」竟「銷沉」了，「聖朝」又「不再」了，豈非國粹淪亡之真憑實據麼？這使向慕古道的他，感到無限悲傷，似乎是一位全有心肝的人，豈非難得？K君聽了這些話，便向我吹了一口氣道：「Sh」！

吃了西瓜以後



我敢宣誓：我願受最嚴厲之處分，如果下面兩段紀錄有一字虛構的話。

那是在革命軍已發動於廣州，和已經打進了長江流域的C省的兩個不同時期內所碰着的事。第一回，是在民國十五年的夏天，我從遠地回到故鄉，道經C城，住在一個旅館裏，隔鄰是一所法律專門學校，那學校學生的自修室正對着我的房間，透過玻璃窗，彼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夜間，聽到有兩位學生在那自修室裏爭辯。我因為好奇，暗中依着窗口偷看，知道一位是已近中年的高年級生，有一位是未滿二十歲的低年級生。聽得他們正從事於下面樣的爭辯。

高——吳佩孚真是一個英雄！

低——哼！吳佩孚是個頑迷不悟的軍閥！怎能算得英雄？

高——你懂得什麼！你不曉得吳佩孚的勇敢，忠信和廉潔，的確是並世無兩。不愧為關岳再生！你們想信什麼國民黨，所以對於目下當權的人，一概罵他們是軍閥，我偏不相信。

低——呸！你們學迷了法律的人，頭腦終是一塌糊塗的？你壓根兒就不知國民黨是怎麼

樣的政黨；可也不懂得什麼是法律政治經濟！你們所懂得的是吹，拍，鑽！

我們那位將近中年的英雄頓時勃然大怒，把手掌在桌上一拍，罵道：「放你媽的屁！給我滾出去！」好久以後，我還聽到他獨自在那裏咕嚕：「吳佩孚終是一個英雄！」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在C城住下，因為革命軍已佔了勝利，景象都改變了，那最顯著的自然要算青白旗代替了五色旗在空中招展這回事。一個下午，我走進公園去玩。從不遠的樹蔭處，傳來兩人在暢談的聲音，細聽之下，知道是評論蔣介石總司令和革命軍的偉績。

甲——蔣總司令真是偉人，居然把吳佩孚那軍閥打倒了，而且，極短時間之內，竟打進了我們的C省，你想還有誰能比得上他？！

乙——是呀！我們現在真好極了，找工作的機會那麼多了——目下正是需用人才的時候呢！單是這一樁事，已夠使我們佩服蔣總司令的功勞了。

甲——據說在革命政府管轄下的各機關裏做事，要入過黨才興。難道你也已入了黨麼？

乙——我？當然，這年頭兒不入黨還行？！不然的話，這麼闊氣的縣長頭銜會落到我的頭上麼？可是，關於我入黨的禁過現在想來，倒是很有意思的，你願意聽麼，同吃了西瓜以後

志？

甲——很願意！

乙——從前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入黨，那時正當革命軍和孫傳芳軍隊打得十分利害。同志，你知道，我向來是抱穩健主義的，我很躊躇；要如不入黨的話，革命軍聲勢已很浩大，真個佔了勝利，將怎麼樣？可是，如果入了黨呢，萬一孫傳芳佔了勝利，一定要拿辦國民黨黨員的，這還了得！而我本來是毫無成見的。而且，我上有雙親，下有老婆，她們眼巴巴望着我做這官兒，也得爲祖上爭些體面；而我偏惹出那麼可怕的禍水來，同志，你想，這是多麼丟臉呢？！

甲——那末，後來你怎樣應付呢？

乙——後來麼？嘿！虧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妙法，就是對於那位朋友的介紹，一些兒不表示別的意見，祇說了幾句：「哈哈，好的！」同志，你想這個「哈哈，好的！」多麼冠冕而又周到！事情弄好了，我就這麼說：「我的意思本來很贊成的！」事情弄壞了的話，我又可以這麼說：「那就是我反對的意思啊！朋友面前，怎好堅決拒絕呢？」而今果然，事情的成功，恰合了我的預期。你瞧，每月

三四百元的進款，已不算小，還光是合法的一筆。哈哈，同志，這個年頭兒。總算不差！然而，雖然虧我應付得好，到底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總理和總司令呢！我現在真的一心相信我們的國民黨確是爲民衆謀利益的黨了！我十分誠敬地信奉我們的總理如同一個救主了！我把他老人家的遺像掛在廳中，每天早晨盥洗完後，便去焚香瞻頭——沒有他，我們會到這個地步麼？哼！我現在才知道吳佩孚這一流的軍閥真應該打倒的。單說他們所引用的人，老是非親非戚，像我們用過苦功的人，怕終不得其門而入吧！此刻想來，實在好笑，我從前竟一味相信吳佩孚是當今的關岳！幸而受到了三民主義的薰陶，才把腐舊的頭腦大大地洗刷了一番，這不能不算是進步！……

正是這時候走來了三四個穿中山裝的人，彼此打着招呼。我不禁動了好奇之心，向着他們走去，便見得都是佩有青天白日徽章的青年。內中有一位，似乎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我很奇怪；我極力思索。終於靈機一轉，大澈大悟，不覺默默自說道：「啊，原來就是那位崇拜吳佩孚的法政學生呢！難怪我不認識他了。你瞧，從前穿的是一件藍色竹布大褂，此刻是穿上襪紗的中山裝了；從前他的臉面是瘦削而微黑的，此刻看去竟很白皙而肥滿了；尤其使

吃了西瓜以後

我糊塗的，是他那胸前赫然掛着一塊腰子形的畫着國徽的縣長的徽章了！」

於是我歎服革命的力量，一霎時會使人們的思想改變的這麼快，而改變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呢！「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又默說了一句。

滬甯車中作代畫詩二首錄寄小蕙與弟妹共玩之

劉復

(一)

江南風物色色好，
况兼新雨浴桑麻。

丹陽車站小兒女，

高聲叫賣白蘭花。

(二)

桑鳩啼雨聲颯颯，
農兒打水歌噉噉。

平原一抹綠千里，

中有雙雙燕子飛。

(三)

雨霽雲開天一角，

相映遠山分外綠。

牧童箕坐黃牛巔，

抬頭高唱梔子曲。

日本文學史序

六 逸

近二十年來的日本文學，已經在世界文學裏獲得了相當的地位。有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曾有歐美作家的翻譯介紹。我國近幾年來的文學，在某程度上，也受了日本文學的影響，日本作家的著作的譯本，在國內漸漸增多。德俄的大學，有的開設日本文學系，研究日本的語言與文學；法國的詩壇，曾一度受日本「俳諧」的影響。根據這些事實，日本的文學，顯然已被世人注意。

中國人在「同文同種」的錯誤觀念之下，有多數人還在輕視日本的文學與語言。他們以日人的「漢詩漢文」代表日本自古迄今的文學；拿「三個月小成，六個月大成」的偷懶心理來蔑視日本的語言文字，否認日本固有的文學與他們經歷變革的語言。這些錯誤，是有糾正的必要的。

其次，歐洲近代文藝潮流激盪到東方，被日本文學全盤接受過去。如果要研究歐洲文藝潮流在東方各國的文學裏會發生如何的影響，那麼，在印度文學裏是尋不着的，在朝鮮文學裏更不用說；在中國文學裏也覺得困難。只有在日本文學裏，可以應付這個的需要。

(132)

時代是駸駸地前進，對於日本古代的作品，我們已沒有餘閒來介紹。但在近代的作品裏，確有許多值得介紹的，可以供我們借鏡的地方正多。如果對於二千多年來日本文學變遷的大勢，與各時代的主要作家與作品，略知一二，也並不是徒勞。

詳盡的介紹日本文學，在我還不是適任者。我希望另有許多勝任愉快的人出來，發表他們的研究（不單是文藝方面，如日本的政治，經濟，史地，軍事等，也該研究的）。使中國的書舖的櫥架上，增添了許多研究日本文學的書籍，儼然與日本出版界裏的龐然的支那文學史，支那經濟調查等書遙遙競雄。

一九二九年，於復旦大學教員室。

讀張振之的「革命與宗教」

江紹原

——小品四五〇——

革命與宗教 張振之著 十八年六月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頁二八九 價五角

現在一般黨員的知識修養如何？他們對於各種大問題的態度思想是什麼？關心這事的人——以及下面將說起的另一種人——都不妨翻翻這本新書，因為它是一個黨員著作的。

不過這本書並不是個聯貫的，有層次有組織的作品。它只是作者（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發表過的）一輯短文和一輯筆記的總集。

第一輯名「基督教問題的討論」。這裏面共含五篇小文，是十七年春鈕永建張之江在國民政府提出「取消打倒宗教口號」一案後，作者對他的反響。

張鈺的提案發表以後，國民黨黨員中至少有張君（和另幾個人）起來討論，不能不說是可喜的。蓋該提案的確含有重大的意義，不論贊成或反對的人，都理應起來說話。但我們將張君的這五篇文章翻閱了以後，覺得他雖抱有濃厚的反宗教精神，然他對於宗教全體以及基督教歷史的一般智識，卻實在不能算充分。他說「宗教的來源，遠在宗族社會的時候，宗族社會，最重耕種。……僧侶這樣東西，其實就是生產指揮者（傳授對於耕種的智識和經驗之專門人材）變來的」（頁六）；又說「耶穌是反抗羅馬之侵略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頁十），「於是創新教」（頁二六）。這些話，在張君也許有所本，然而不是沒有討論的餘地的。又他本說「回教是回人信的教」，後改爲「阿賴是阿拉伯信的神」（頁五九至六十）。前一句固有語病，但後一句又何嘗不然。

然而我們且莫苛責張先生。須知國內關於宗教學的書實在太不夠用。宗教通論一類的

(124)

書，除張先生讀過的耶方斯『比較宗教學』譯本外，恐怕只有我譯的『宗教的出生和長成』（亦商務出版）。又我久已想至少譯一本基督教史和一本宗教心理學，現在讀了張先生的大作，愈信上述之書，在中國頗為需要，所慮者，我雖肯譯，發行人因讀者太少，不願意花本錢印耳。然無論如何，凡討論宗教問題者，皆須對於宗教史及宗教心理學求得相當的智識。

頁八五六欽天監官楊光先『為很心的西教士所毒殺』，此點我不敢同意（參看科學月刊第四第五期合刊『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小品三六八條，和將見於該文第二十二次稿裏面的某條）。但張君在『基督教之猖獗與民衆之反抗』項下所蒐輯的一點材料，我認為頗重要，並切盼他或旁人能繼續蒐輯下去。基督教在過去和現在使中國教民『追尸』『獻田』等行為（頁十一），尤盼有人調查記錄。武昌北京舊同事某君（國家主義派要人之一）曾說他要調查基督教外國教士在四川雲南等省的罪惡，寫為專書。這是四年前的話，不幸至今還沒看見他的書出版。

把『打倒基督教』認為『共匪專用的口號』（頁十一）固然可笑，但若說中國反基督教的空氣曾因中國共產黨徒的『煽動』而濃化過，或為不可辯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對於基督教和旁的宗教下過怎樣的攻擊工夫？教中國人反宗教的俄國共產黨徒為什麼仇視宗教？此二點也是我

近來很想研究的，雖則因爲材料太不易得，引起誤解和危險的可能太大，我只空抱個研究的心而已。『說到對於宗教整個的研究』，張書頁五云，『實在也不多見，共產黨人也不過高呼打倒宗教而已，對於打倒宗教的理論很少發明。』中國共產黨人也許不會好好的將打倒宗教的理論解說給我們聽，但俄文的共產黨刊物中也不見這種理論的發揮嗎？我不懂俄文，不知俄事，對於此點，實在不敢武斷。至於關於俄國宗教界從革命以來的情形，則新近美國至少出版了一小本書。此書的末章，數月前我譯登春潮月刊，後來又預備再譯三章，送北新半月刊登載，這三章中之一已見北新三卷十期，其下的我因爲忙於旁的工作，尙未執筆。今天（民國十八年八月九日）下午，我在路上遇見此間省政府某廳職員某君，據云載有那篇翻譯的一期北新已被浙江V. K. 縣縣長認爲『反動刊物』送廳請示。該件歸某君擔任審查，結果認爲並非『反動』，故無查禁之必要。既然有被愚官看做「反動份子」，因而連累旁人家辦的雜誌之可能性，我以後發表文字，怕得小心點吧？講到中國共產黨反宗教的書報等，我幾乎沒看到過，若說搜羅徵集，當然更不敢。不過我至少收存過從嚮導社月份牌上面撕下的幾首歌。這歌的字句一仿基督教聖詩『前進基督雄師』（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但內容實在是痛罵基督教，十六年九月間我從廣州東山某街楊振聲（現充青島大學校長？）的住室看見了，便向

(136)

他討來做研究資料。(和他同住那所大房子的爲傅斯年，何思源(時爲廣東清黨委員會委員，現充山東教育廳長?)，劉振東諸大學者，房子則彷彿聽說是張靜江所置或住過的。)但後來我怕愚官檢查出來誤會我是共產黨，所以終於將這幾張撕下的日歷毀棄了，如今想起來，還很覺得可惜呢。

孫中山一生——尤其是他的末年——是否一個基督徒？這當然是個極有關係之點，因爲牠與「國民黨應否採取打倒宗教的政策」總不能說絲毫不相干。一位基督徒爲欲說明中山信仰基督教故，曾把中山關於此點的言行輯成一篇文章(張書附錄之，頁一一一至一二五)。最有趣的爲以下三條：—

(1) 中山原配盧夫人答香山商會信：『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見中山遺墨之一)

(2) 徐季龍先生說：『孫先生逝世前一日曾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受上帝使命來與人間罪惡之魔宣戰。此話係他的摯友所述，當然可信。』(見中山全書第五冊九十七頁)

(3) 在十四年的三月裏宋子文先生曾代表中山先生的家屬請路透社在日報上聲明說：

孫於彌留之際，曾言彼當以基督徒而死。」（見興華報第二十二年第十二冊第三八頁）

徐季龍的話，張振之當然認爲不可靠（頁一〇二），但是盧夫人的信和宋子文對於路透社的請求，張君對之，似乎只好不則聲了。他說「教徒入黨我們真歡迎之不暇，不過要「棄教而就黨」，要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代替宗教的信仰」（頁一〇八）；而且又說「善哉馮玉祥先生最近洛陽宣佈以主義的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的演說中有一句道：『至於個人信仰，則另一問題』，退幾步說，就是中山先生信教也是中山先生個人的事，不能涉及孫文主義的全部，好像吳稚暉先生說的，『孫先生要與宋慶齡女士結婚，胡漢民先生不能干涉，公私要分得清啊』（頁一〇一）。我幸虧不是基督徒，否則真要聯絡同教的人對當局上這麼一個呈文（我沒受過師爺教育，以下至多只能算「擬稿」，遞送之前，當然得請個把專家修改一下）：

爲呈請事：夫孫中山先生者，手創三民主義之大導師也。大導師雖創造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然仍『以基督徒而死』。黨員公論，咸以爲此乃大導師之『個人信仰』，並無害於『孫文主義的整個性』，故無論何人『不能干涉』。可知個人信仰之自由，乃「民權」之一種，總理既享有之，其它國民，論理亦應享有，否則此「個人信仰自由」之「民權」豈不

變爲「惟他可有」的「總理權」乎？呈請人等，雖有黨員與非黨員之別，然皆誓以基督徒而生並以基督徒而死之國民。不圖邇來共產理論，尙未鏟除淨盡，竟有主張不取消「打倒基督教」口號者。此等妨礙吾輩個人信仰自由之舉動，蹂躪民權，不分公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用敢公然呈請諸公，即日公然取消「打倒基督教」的公口號，免致侵害吾輩個人信仰之私權私自由。倘蒙允如所請，實爲彼此公私兩便，此呈。

公的方面：Actual or Potential黨員某某某，某某某謹呈。
私的方面，生死以之的基督教信徒某某某，某某某謹呈。

我幸虧也不是「諸公」之一，否則接到了這個「實爲公私兩便」的呈文以後，怕要好好的思索一下纔能批准或批駁吧。

然而總算老天爺保佑我，因爲即使我是基督徒也無須乎上那樣的呈文，即使我是袞袞諸公之一也無須乎挖心思去批那樣的呈文了。何故呢？（一）中央黨部早已答覆鈕張，謂「本黨對於信教自由，已有明白之主張」；而且（二）像張振之那樣的黨員也早已結論道，「這一個提案就是在國民政府或中央黨部通過亦是很好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要打倒宗教，是因爲宗教是反動，但是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不值得一顧，就值得不得打倒，自然取消這個口號來得好」（頁一〇八至九）；張君的一位好友也從南京寄信告訴他「讀報載反基文

字，甚佩！但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頁一一〇）。以主張「打倒宗教」的口號不宜取消始，以結論這個口號不妨取消終，假使天底下還有所謂「滑稽」，這個討論便是！

張君自然有改變態度的自由，猶之乎張之江宋子文等應享有『個人信仰』的自由。不過張君當初所以反對把那個口號取消是因為『宗教的末流是違反人生，束縛人生』（頁九）；是因為耶穌的博愛觀，『使人變成無用，絕對依賴上帝；自私自利，只管為自己打算；毫無志氣，養成弱肉強食的世界』（頁四二至四三）；是因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罪惡，可數者：

- 一，為帝國主義者武力經濟侵略作保護色；
- 二，收括教民，使教民「追戶」「獻田」，將所有財產漸漸為教堂所有；
- 三，牧師神甫在內地干涉政治，中國官吏側目，莫敢奈何；
- 四，利用教民以壓迫不入教之民衆。」（頁十一）

在張君初次寫文章之時，末流的宗教，耶穌的博愛觀，和在中國的基督教士還是如此的害煞世人和中國人；如此的非打倒不可；而在張君寫末了一篇文章的時候，牠們的『反動』卻已變為『薄弱』得『不值一顧』『不值得打倒』了；這樣重大劇烈的變遷，居然能夠出現於轉瞬

間，謂非自有生民以來的第一大奇蹟（Ziigo）中的奇蹟，得乎？我不信任何宗教會變得這樣神速，所以我覺得張君如不是錯反對了「取消打倒宗教的口號」於先，便是錯收回了他的反對於後。什麼叫做「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是不是說宗教已經很薄弱的違反人生和束縛人生了，所以便不值得打倒了嗎？是不是說耶穌的博愛觀已經很薄弱的使人變為依賴上帝，自私自利，毫無志氣了，所以便無須乎打倒了嗎？是不是說在中國的基督教士已經很薄弱的為帝國主義作保護色，很薄弱的收括教民，很薄弱的干涉內地的政治，很薄弱的利用教民來壓迫民衆了，所以便應該取消那打倒他們的口號和行爲嗎？假使宗教的反動真的已經很薄弱——薄弱得不值一顧，不值打倒了，那末，張君以前的投稿覺悟和現在的彙印成書，誠如他的友人所云，是『耗許多精力於無謂』，而我所說的研究宗教史，宗教心理，基督教史，和中俄共產黨徒的反教思想，自然也都是『耗精力於無謂』了。

關於第一輯文章中討論的結果，張君自己在第二輯的「引子」裏寫曰：「在宗教問題的討論中，宗教先生固然被宣告為理論上的屈服，但是事實上表現出來的處處見着宗教先生的勝利」（頁一二八）。這話是可信的嗎？既然張先生在理論上結論宗教不值得打倒，豈非宗教先生

生在理論上也得到幾分勝利嗎？而且宗教既然已經薄弱得不值打倒了，那末，它在事實上豈

非也是失敗了，何以張君反說牠是勝利呢？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的勝利究竟是屬於「宗教先生」還是屬於革命先生呢，請讀者們各人自己去下斷語吧。

總題爲『民風叢話』的第二輯雜文，有些是和我面熟的。這是因爲叢話的初稿在覺悟上發表時，曾蒙趙景深先生按期寄給我——他知道我對於這『一切的風俗習慣宗教迷信都包括在內』的民風叢話必定是個愛讀者故，我猜。增刪的結果，叢話成爲十八條關於近年來會匪，神兵，邪教，神仙，同善社，僧道和孔教徒的言行紀實，其來源是報紙記載與張君友人口述或筆述的見聞。這一輯未參以『理論上的研究』而『都是實際的材料』之彙編，的確很值得『留着供給人家的參攷』（頁一二九），假使這種注意民風的運動還不至於被宣告爲『已屬過去』，又假使這種駁雜的低微的宗教還不至於被認爲『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不值得打倒。』

在十八年二月二十八那一天，張君還『確認革命思想與宗教思想的不兩立，所以要下一個更大的決心，要估量一切宗教思想的價值』（頁一二九）。但我們因爲他對於基督教應否打倒一問題的態度變得那麼神迷，所以很希望他不至於在南京城一覺醒來，又覺得『會匪……酸學究這一類東西』也已經薄弱化；並希望張君的友人也不再輕易的告訴他什麼什麼運動已

經過去化；更希望『隨便哪一位能夠把這種材料（關於國內各種邪會邪教的材料）賜給』張君，使他可以在將來把它們『加以系統的組織公諸大眾』（頁二八八）。這位革命先生的通訊處是『南京，考試院轉』，比起我那『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容易記，值得記多了，不是嗎？

張君所注意的民間邪會邪教的舉動，我們小品同志中也有人注意。新從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畢業而現已回蜀省親的樊續先生便寫過一篇紅鎗會之研究，刊於該校四川同鄉會所出的蜀文雜誌。個人的、職業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風俗習慣迷信言行如其值得研究，團體的含有或種政治或非常目的的迷信表現自然更值得。我盼望小品同志在可能範圍內，予這位國民黨員張振之以或種助力，雖則他也許無須乎我們幫忙。

『孔教堂孔教會的崛起與尊孔論的一時並唱』（頁二六一起），張君認為不是好現象。在頁四八上，他而且明白的表示若『把中山先生抬成孔子以後的維一繼承者，未免小覷了中山先生了；中山先生並不是誰的繼承者，是世界的創造者；胡漢民先生說中山賢於儒墨……』。這樣的估價，不知張先生所提到的『湖南何將軍與魯主席』（頁二七五）和他所未提起的戴季陶院長見之，有何感想。又張君不會輯存何魯諸公的偉論，我們也覺得有點可惜。民間的反

動思想如其值得抨擊，官間的必也值得；民風叢話寫來如其是五光十色，官風叢話必也是十色五光。但張先生是黨員屬員，當然不便寫官風叢話，所以後面的那件工作，也許該希望旁的人擔負起來吧。

第二輯中有個『爲「胡大人」答江先生』的附錄（頁二五二起），這江先生便是在下。在下答他的話，已見貢獻月刊第二期，讀者可參看。

最後的幾句話：張先生雖在序中『肯定的承認在革命的思想之下，不容留有濃厚的宗教思想之存在』（頁一），然實際上恐怕現在至少已是宗教思想與革命思想『並存』的時代了。確如張君的論敵另一張君所云，『基督教的精神方興未艾』（頁一一〇）。至於孔教佛教的精神，現在也不見得不是未艾方興。真真有被打倒的希望者，道教，和關於開封的真命天子，杭州的朱大天君，北京的胡大人等『民風』而已。這些『神怪邪妖的宗教思想』，大家不好意思不打倒；至於官間黨員間風行的耶孔佛等博大精微的宗教思想道德思想，則大家（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好意思打倒，我沒說錯吧？反宗教的運動，以前似曾因容共而在中國國民黨黨員及其所指導的民衆中風起雲湧，但現在似又因清共反赤之故，已趨於煙銷火滅，『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旨哉此言！信奉之者，可望得意；不之顧者，小

心前程！

(144)

然忠誠的智識份子和勇敢的思想戰士，却不該如此的輕率苟且，看風使舟。他們應以研究，觀察，思索為生命，屹然不動，自明明人。

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寫完，時在杭州。